

疏楚文王共凡倍侯同坐論合從會盟之事凡是國名周公之後國在汲郡界今有凡賤是也三者謂不敬鬼尊賢養民也而楚大凡小楚有吞夷之意故使從者以言感也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二十四

註遺凡故也

疏自得造化怡然不懼可謂周公之後世

不乏賢也

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

存存

註夫遺之者不足以亡為亡則存亦不足

以為存矣曠然無矜乃常存也

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註存亡更在於心之所措耳天下竟無存

亡也

疏夫存亡者在心之得喪也既亡於得喪

故亡者未必亡而亡者更存存者不獨存

而存者更亡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三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四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河 南 郭 象 註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之丘而適遭無

為謂焉

疏此章並假立姓名寓言明理北是幽冥

之域水又幽昧之方隱則深遠難知斧則

鬱然可見欲明至道玄絕顯晦無常故寄

此言以彰其義也

知謂無為謂曰子欲有問乎若

疏若汝也此明運知極心問道假設賓主

謂之無為

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

道則得道

疏此假設言方運知問道若為尋思何所

念慮則知至道若為服勤於何處所則安

心契道何所依從何所道說則得其道也

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

疏知分別也設此三問竟無一答非無為

謂惜情不答直是理無分別故不知所以

答也

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孤闕之上而睹

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

疏白是潔素之色南是顯明之方孤者疑

似夷猶闕者空靜無物問不得決反照於

白水之南捨有反無狐疑未能窮理既而

獨狂妄行掘若槁木欲表斯義故曰狂屈

焉耳

欲言

疏喚應聲也初欲言語中途忘之斯忘之

術反照之道

知不得問反於帝官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

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

道始得道

疏軒轅體道妙達玄言故以一無無於三

問

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

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

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

註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

疏真者不知也似者中忘也不近者以其知之也行不言之教引老子經為證也

道不可致

註道在自然非可言致者也

疏致得也夫玄道不可以言得言得非道也

德不可至

註不失德故稱德稱德而不至也

疏夫上德不德者為德者非至德也仁可為也

疏夫至仁無親而今行偏愛之仁者適可有為而已矣

義可虧也

疏夫義非斷割適可虧殘非大全也大全者生之而已矣

禮相偽也

疏夫禮尚往來更相浮偽華落亂德非真

實也

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

註禮有常則故矯效之所由生也

疏棄本逐末散樸為僞道喪淳漓連于行

禮故引老經證成其義也

故曰為道者日損

註損華偽也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

註華去而朴全則雖為而非為也

疏夫修道之人日損華偽既而前損有後損無有無雙遣以至於非有非無之無為也寂而不動無為故無不為也此引老經

重明其旨今已為物也

註物失其所故有為物

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為大人乎

註其歸根之易者唯大人耳大人體合變化故化物不難

疏倒置之類浮偽居心徇末忘本以道為

物縱欲歸根復命其可得乎今量反本不難唯在大聖人耳

物縱欲歸根復命其可得乎今量反本不難唯在大聖人耳

生也死之徒

註知變化之道者不以為異

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

註更相為始則未知孰死孰生也

疏氣聚而生猶是死之徒類氣散而死猶是生之本始生死終始誰知紀綱乎聚散

往來變化無定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

註俱是聚也俱是散也若死生為徒吾又何志

註惠生於異

疏夫氣聚為生氣散為死聚散雖異為氣則同斯則死生聚散可為徒伴既無其別

有何憂也

故萬物一也

疏生死既其不二萬物理當歸一

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

一氣耳

註各以所美為神奇所惡為臭腐耳然彼之所美我之所惡也我之所美彼或惡之故通共神奇通共臭腐耳死生彼我豈殊哉

疏夫物無美惡而情有向背故情之所美者則謂為神妙奇特情之所惡者則謂為臭腐敗而顛倒本末一至於斯然物性不同所好各異彼之所美此則惡之此之所惡彼又為美故毛嬙麗姬人之所美魚

見深入鳥見高飛斯則臭腐神奇奇臭腐而是非美惡何有定焉是知天下萬物同一和氣耳

聖人故貴一  
疏夫體道聖人智同萬物故貴此真一而

實同萬境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真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

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註明夫自然者非言知之所得故當昧乎無言之地是以先舉不言之標而後寄明

於黃帝則夫自然之冥物槩乎有得而見也

疏彼無為謂妙體無知故真是道也此狂屈反照遣言中忘其告似道非真也知與黃帝二人運智以詮理故不近真道也狂

屈迷聽聞此格量謂黃帝雖未近真道可知玄言而已矣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

註此孔子之所以云予欲無言

疏夫二儀覆載其功最美四時代叙各有明法萬物生成咸資道理竟不言說曾無

議論也

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

註任其自為而已

疏夫聖人者合兩儀之覆載同萬物之生成是故口無所言心無所作

大聖不作

註唯因任也

觀於天地之謂也

註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不異

疏夫大聖至人無為無作觀天地之覆載法至道之生成無為無言斯之謂也

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

註百化自化而神明不奪

疏彼神聖明靈至精極妙與物和混變化隨流或聚或散曾無成敗今言百千萬者

並舉其大綱數爾

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

註夫死者已自死而生者已自生圓者已自圓而方者已自方未有為其根者故莫

知

疏夫物或生或死乍方乍圓變化自然莫知根緒

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

註豈待為之而後存哉

疏扁然徧生之貌也言萬物翩然隨時生  
育從古已來必固自有豈由措意而後有  
之

六合為巨未離其內

註計六合在無極之中則陋矣

秋豪為小待之成體

註秋豪雖小非無亦無以容其質

疏六合天地四方也獸達秋景毛端生豪

豪極微細謂秋豪也巨大也六合雖大猶  
居至道之中豪毛雖小資道以成體質也

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

註日新也

疏世間庶物莫不浮沈升降生死往來不  
住運之不停新新相續未嘗守故也

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

註不待為之

疏夫二氣氤氳四時運轉春秋寒暑次叙  
天然豈待為之而後行之

惛然若亡而存

註昭然若存則亡矣

疏惛然如昧似無而有  
惛然不形而神

註聖然有形則不神

疏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油然無係不見  
形象而神用無方

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

註畜之而不得其本性之根故不知其所  
以畜也

疏亭毒群生畜養萬物而玄功潛被日用  
不知此之真力是至道一根本也

可以觀於天矣

註與天同觀

疏觀見也天自然也夫能達理通玄識根  
知本者可謂觀自然之至道也

闕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  
天和將至

疏闕缺王倪弟子被衣王倪之師也汝之  
容貌端雅勿為邪僻視聽純一勿多取境

自然和理歸至汝身

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

疏收攝私心令其平等專一志度令無放  
逸汝之精神自來舍止  
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

疏深玄上德盛美於汝無極大道居乎汝  
心中

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

疏瞳焉無知直視之貌故事也心既虛夷  
視亦平直故如新生之犢於事無求也

言未卒齒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

疏談玄未終斯人已悟坐忘契道事等睡  
瞑於是被衣喜躍贊其敏運行於大道歌  
而去之

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  
持

註與變俱也

疏形同槁木之骸心類死灰之土無情直  
任純實之真知不自矜持於事故也

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註獨化者也

疏媒媒晦晦息照遺明忘心忘知不可謀議非凡所識故云彼何人哉自形若槁骸

以下並被衣歌辭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

疏丞古之得道人舜師也而至道虛通生成動植未知己身之內得有此道不乎既

逢師傳故有咨請

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天道

註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

身非汝所有而況無哉

疏道者四句所不能得百非所不能詮汝

身尚不能自有何得有於道邪

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

疏未悟生因自然形由造物故云身非我有孰有之哉

有孰有之哉

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

註若身是汝有者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

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耳非汝有也

疏委結聚也夫天地陰陽結聚剛柔和順

之氣成汝身形性命者也故聚則為生散則為死死生聚散既不由汝是知汝身豈

汝有邪

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

註氣自委結而蟬蛇也

疏陰陽結聚故有子孫獨化而成猶如蟬

蛇也

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

註皆在自爾中來故不知也

疏夫行住食味皆率自然推尋根由莫知

其所故行者誰行住者誰住食者誰食味

者誰味乎皆不知所由而悉自爾也

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註彊陽猶運動耳明斯道也庶可以遺身

而忘生也

疏彊陽運動也胡何也夫形性子孫者並

是天地陰陽運動之氣聚結而成者也復

何得自有此身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

疏晏安也孔子師於老子故承安居間暇

而詢問玄道也

老聃曰汝齋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摗擊

而知夫道實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

疏疏淪猶洒濯也澡雪猶精潔也而汝也

摗擊打破也崖分也汝欲問道先須齋汝

心迹戒慎專誠洒濯身心清靜神識打破

聖智滌蕩虛夷然玄道實難可言辯將

為汝舉其崖分略言之

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

道

註皆所以明其獨生而無所資也

形本生於精

註皆由精以至粗

疏倫理也夫昭明顯著之物生於冥冥之

中人倫有為之事生於無形之內精智神

識之心生於重玄之道有形質氣之類根

本生於精微

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

生

註言萬物雖以形相生亦皆自然耳故胎卵不能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可為也

疏夫無形之道能生有形之物有形之物則以形質氣類而相生也故人獸九竅而

卵生八竅稟之自然不可相易

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

註夫率自然之性遊無迹之途者放形骸於天地之間寄精神於八方之表是以無

門無房四達皇皇逍遙六合與化偕行也

疏皇大也夫以不來為來者雖來而無蹤

跡不往為往者雖往亦無崖際是以出入

無門戶來往無邊傍故能宏達四方大通

萬物也

邀於此者四肢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

註人生而遇此道則天性全而精神定

疏邀遇也恂通也遇於道而會於真理者

則百體安康四肢彊健思慮通達視聽聰

明無心之心用而不勞不應之應應無方所也

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註言此皆不得不然而自然耳非道能使然也

然也

疏二儀賴玄道而高廣三光資玄道以運

行庶物得之以昌盛斯大道之功用也故

老經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萬物得

一以生是之謂也

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

矣

註斷棄知慧而付之自然也

疏夫博請經典不必知真宏辯飾辭不必

慧照故老經云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

不博博者不知斯則聖人斷棄之矣

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

之所保也

註使各保其正分而已故無用知慧為也

疏博知辯慧不益其明沈默面牆不加其

損所謂不增不減無損無益聖人妙體故保而愛之也

淵淵乎其若海

註容恣無量

疏尾閭泄之而不耗百川注之而不增淵

澄深大故譬玄道

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

註與化俱者乃積無窮之紀可謂巍巍

疏巍巍者高大貌也夫道遠超太一近邁

兩儀囊括無窮故以歎巍巍也終則復始

此明無終無始變化日新隨迎不得

運量萬物而不匱

註用物而不役已故不匱也

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

註各取於身而足

疏夫運載萬物器量廣生潛被無窮而不

匱之者聖人君子之道此而非遠近在內

心既不藉稟豈其外也

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

註還用物故我不匱此明道之瞻物在於

不瞻不瞻而物自得故曰此其道與言至道之無功無功乃足稱道也

疏有識無情皆稟此玄之道而玄功冥被終不匱之然道物不一不異而離道無物故曰此其道與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

註無所偏名

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

註教然自放所遇而安了無功名

疏中國九州也言人所稟之道非陰非陽

非柔非剛非短非長故絕四句離百非也

處在天地之間直置為人而無偏執本亦

作值字者言處乎字內遇值為人曾無所

係也

將反於宗

註本逐末也

疏既無偏執在置為人故能反本還原歸

於宗極

自本觀之生者暗醜物也

註直聚氣也

疏本道也皆噫氣聚也從道理而觀之故

知生者聚氣之物也奚足以惜之哉

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

堯桀之是非

註死生猶未足殊况壽夭之間哉

疏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假令壽夭賒促詎

幾俄頃之間須臾之說耳何足以是堯非

桀而分別於其間哉

果茲有理

註物無不理但當順之

人倫雖難所以相齒

註人倫有智慧之變故難也然其智慧自

相齒耳但當從而任之

疏在樹曰果在地曰菘桃李之屬瓜瓠之

徒木生藤生皆有其理人之處世險阻艱

難而貴賤尊卑更相齒次但當任之自合

天道譬彼果茲有理存焉

聖人遭之而不違

註順所遇也

過之而不守

註宜過而過

疏遭遇軒冕從而不違既以過焉亦不留

舍也

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

註調偶和合之謂也

疏調和度物順而應之上德也偶對前境

逗機應物聖道也

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

註如斯而已

疏夫帝王興起俯應羣生莫過調偶隨時

逗機接物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

註乃不足惜

疏白駒駿馬也亦言日也隙孔也夫人處

世俄頃之間其為迫促如馳駿駒之過孔

隙歟忽而已何曾足云也

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濶然莫不入焉

註出入者變化之謂耳言天下未有不變

也

疏注勃是生出之容油濶是人死之狀言

世間萬物相與無恒莫不從變而生順化而死

已化而生又化而死

註俱是化也

生物哀之

註死物不哀

人類悲之

註死類不悲

疏夫生死往來皆變化耳委之造物何足係哉故其死也生物人類共悲哀之務非

類非生故不悲不哀也

解其天毀墮其天袞

註獨脫也

疏毀囊藏也袞東囊也言人執是競非欣生惡死故為生死束縛也今既一於是非

忘於生死故墮解天然之毀袞也

紛乎宛乎

註變化烟燼

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註無為用心於其間也

疏紛綸宛轉並適散之貌也魂魄往天骨肉歸土神氣離散紛宛任從自有還無乃大歸也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

註不形形乃成若形之形則敗其形矣

疏夫人之未生也本不有其形故從無形氣聚而有其形氣散而歸於無形也

是人之所同知也

註雖知之然不能任其自形而反形之所以多敗

非將至之所務也

註務則不至

疏夫從無形生形從有形復無形質是人之所同知也斯乃人間近事非詣理至人之達務也

此衆人之所同論也

註雖論之然故不能不務所以不至也

疏形質有無生死來往衆人凡類同共乎

論耳

彼至則不論

註恍然不覺乃至

論則不至

疏彼至聖之人忘言得理故無所論說若論說之則不至於道

明見無值

註聞至乃值

疏值命遇也夫能閉智塞聰冥契玄理若顯明聞見則不會真也

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註默而塞之則無所奔逐故大得

疏夫大辯飾詞去真遠矣忘言靜默玄道近焉故道不可以多聞求多聞求不如於

闇塞若能妙知於此意可謂深得於大理已矣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

疏居在東郭故號東郭子則無擇之師東

郭順子也問莊子曰所謂虛通至道於何處在乎

莊子曰無所不在

疏道無不徧在處有之



東郭子曰期而後可

註欲令莊子指名所在

疏郭註云欲令莊子指名所在也

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甕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

溺東郭子不應

疏大道無不在而所在皆無故處處有之

不簡穢賤東郭未達斯趣謂道卓爾清高在瓦甕已嫌卑甚又聞屎溺故瞋而不應也

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

註舉其標質言無所不在而方復怪此斯不及質也

疏質實也言道無不在豈唯稊稗固答子之問猶未逮真也

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

註狶大豕也夫監市之履豕以知其肥瘦者愈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

疏正官號也則今之市令也獲名也監市之魁也則今屠卒也狶猪也凡今問於屠人買猪之法云踐豕之股脚之間難肥之處愈知豕之肥瘦之意況也何者近下難肥之處有肉足知易肥之處足脂亦猶屎溺卑下之處有道理則明清虛之地皆徧也

汝唯莫必無乎逃物

註若必謂無之逃物則道不周矣道而不周則未足以為道

疏無者無為道也夫大道曠蕩無不制圍

汝唯莫言至道逃棄於物也必其逃物何為周徧乎

至道若是大言亦然

註明道不逃物

疏至道理也大言教也理既不逃於物教亦普徧無徧也

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

疏周悉普徧咸皆有道此重明至道不逃於物雖有三名之異其實理指歸則同於一也

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

註若游有則不能周徧咸也故同合而論之然後知道之無不在知道之無不在然後能曠然無懷而游彼無窮也

疏無何有之宮謂玄道處所也無一物可有故曰無何有也而周徧咸三者相與教游乎至道之鄉實旨既一同合而論冥符玄理故無終始窮極耳

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間乎

註此皆無為故也

疏此總數周徧咸三功能感德也既游至道之鄉又處無為之域故能恬淡安靜寂寞清虛柔順調和寬閑逸豫

寥已吾志

註寥然空虛

疏得道玄聖契理冥真性志九夷寂寥而已乎

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

已乎

註志苟寡然則無所往矣無往焉故往而不知其所至有往焉則理未動而志已至矣

去而來而不知其所止

註斯順之也

疏語既寂寥故與無近往假令不往而往

不來而來竟無至所亦無止住

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

註但往來不由於知耳不為不往來也往來者自然之常理也其有終乎

○ 疏假令往還造物來去死生隨變任化亦不知終始也

○ 彷徨乎馮閔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 註馮閔者虛靡之謂也大知由手寥寥態變化之所如故不知也

○ 疏彷徨是放任之名馮閔是虛曠之貌謂入契會也言大聖知之人能會於寂寥虛曠之理是以逍遙自得放任無窮

○ 物物者與物無際

○ 註明物物者無物而物自物耳物自物耳

○ 故冥也

○ 疏際崖畔也夫能物於物者聖人也聖人冥同萬境故與物無彼我之際畔

○ 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

○ 註物有際故每相與不能冥然真所謂際者也

○ 疏物情分別取舍萬端故有物我之交際也

○ 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 註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自物耳物物者竟無物也際其安在乎

○ 疏際之不際者聖人之達觀也不際之際者凡鄙之滯情也

○ 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 註既明物物者無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則為之者誰乎哉皆忽然而自爾也

○ 疏富貴為盈貧賤為虛老病為衰殺終始為本末生來為積死去為散夫物物者非物而生物誰乎此明能物所物皆非之也

○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 神農隱几闔戶晝瞑柯荷甘日中奮戶而人曰老龍死矣

○ 疏隱也闔合也參開也亦排也學道之人心神凝靜閉門隱几守然而瞑荷甘既聞師亡所以排戶而告

○ 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暴然放杖而笑

○ 註起而悟夫死之不足驚故還放杖而笑也

○ 疏暴然放杖聲也神農聞吉死是以擁杖而釋焉覆思死不足哀故還放杖而笑

○ 曰天知子僻陋慢詭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

○ 註自肩吾已下皆以至言為狂而不信也

○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故非老龍連叔之徒莫足與言也

疏夫子老龍言也言其有自然之德故呼

之曰天也狂言猶至言也非世人之所解

故名至言為狂也而師知我偏僻鄙陋慢

訖不專故棄背吾徒止息而死哲人云亡

至言斯絕無復談玄垂訓開發我心

弇稠弇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

焉

註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

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

註秋豪之端細矣又未得其萬分之一

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

註明夫至道非言之所得也唯在手自得

耳

疏姓弇名稠隱者也繫屬也聞龍言之亡

傍為議論云體道之人世間共重賢人君

子繫屬歸依今老龍之於玄道猶豪端萬

分之末一尚知藏其狂簡處順而亡況乎

妙悟之人曾肯露其言說是知體道深玄

忘言契理者之至稀也

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

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註冥冥而猶復非道明道之無名也

疏夫玄道虛漠妙體希夷非色非聲絕視

絕聽故於學人論者論曰冥冥而謂之冥

冥猶非真道也

於是秦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

不知

疏秦大也夫至道宏曠恬淡清虛囊括無

窮故以秦清無窮為名也既而秦清以知

問道無窮答以不知欲明道離形聲亦不

可以言知求也

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

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

疏子既知道頗有名數不率其數如何請

為略述

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

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

疏貴為帝王賤為僕隸約聚為生分散為

死數乃無極此略言之欲明非名而名非

數而數也

秦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

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

疏至道玄通寂冥無為隨迎不測無終無

始故寄無窮無始為其名焉無窮無為弗

知與知誰是誰非請定臧否

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

外矣

疏不知合理故深玄而處內知之非道故

粗淺而疏外

於是秦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

乎孰知不知之知

註凡得之不由於知乃冥也

疏秦清得中道而嗟歎悟不知乃真知誰

知不知之知明真知之至希也

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

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註故默成乎不聞不見之域而後至焉

疏道無聲不可以耳聞耳聞非道也道無

色不可以眼見眼見非道也道無名不可

以言說言說非道也

知形形之不形乎

註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

疏夫能形色萬物者固非形色也乃曰形

形不形也

道不當名

註有道名而竟無物故名之不能當也

疏名無得道之功道無當名之實所以名

道而非

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

者亦未問道

註不知故問問之而應則非道也不應則

非問者所得故雖問之亦終不聞也

疏夫道絕名言不可問答故問道應道悉

皆不知

道無問問無應

註絕學去教而歸於自然之意也

疏體道離言有何問應凡言此者覆釋前

文

無問問之是問窮也

註所謂責空

疏窮空也理無可問而強問之是責空也

無應應之是無內也

註實無而假有以應者外矣

疏理無可應而強應之乃成殊外

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

知乎太初

疏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太初道

本也若以理外之心待空之智者可謂外

不識乎六合宇宙內不知乎己身之妙本

者也

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註若夫安落天地遊虛涉遠以入乎冥冥

者不應而已矣

疏崑崙是高遠之山太虛是深玄之理苟

其滯著名言猶存問應者是知未能經過

高遠遊涉深玄者矣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

疏光曜者是能視之智也無有者所觀之

境也智能照察故假名光曜境體空寂故

假名無有也而智有明暗境無深淺故以

智問境有乎無乎

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實然空然終日

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

疏夫妙境希夷視聽斷絕故審狀貌唯寂

唯空也

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

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註此皆絕學之意也於道絕之則夫學者

乃在根本中來矣故學之善者其唯不學

乎

疏光明照曜其智尚淺唯能得無喪有未

能雙遣有無故歎無有至深誰能如此玄

妙而言無有者非直無有亦乃無無四句

百非悉皆無有以無之一字無所不無言

約理廣故稱無也而言何從至此者但無

有之境窮理盡性自非玄德上士孰能體

之是以淺學小智無從而至也

大馬之捶鈎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

註拈捶鈎之輕重而無豪芒之差也

疏大馬官號楚之大司馬也捶打鍛也鈞  
腰帶也大司馬家有工人少而善鍛鈞行  
年八十而捶鈞彌巧專性凝慮故無豪芒  
之差失也鈞稱鈞椎也謂能拈捶鈞推知  
斤兩之輕重無豪芒之差失也

六馬曰子巧與有道與

疏司馬怪其年老而捶鍛愈精謂其工巧  
別有道術也

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鈞於物無  
視也非鈞無察也

疏更無別術有所守持少年已來專精好  
此捶鈞之外無所觀察習以成性遂至於  
斯也

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  
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者

註都無懷則物來皆應

疏所以至老而長得其捶鈞之用者假賴  
於不用心視察他物故也夫假不用為用  
尚得終年況乎體道聖人無用無不用故  
能成大用萬物資稟不亦宜乎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  
可古猶今也

註言天地常存乃無未有之時  
疏姓冉名求仲尼弟子師資發起詢問兩  
儀未有之時可知已否夫變化日新則無

今無古古猶今也故答云可知也

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  
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

疏失其問意遂退而歸既遵應問還用應  
答

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

疏昔日初答心中昭然明察今時後問情  
慮昧然暗晦敢問前明後暗意謂如何

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  
註虛心以待命斯神受也

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

註思求更致不了

疏先來未悟銳彼精神用心求受故昭然  
明白也後時領解不復運用精神直置任  
其無所求請故昧然暗塞也求邪者言不

求也

無古無今無始無終

註非唯無不得化而為有也有亦不得化  
而為無矣是以無有之為物雖千變萬化  
而不得一為無也不得一為無故自古無

未有之時而常存也

疏日新而變故無始無終無今無古故知  
無未有天地之時者也

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

註言世世無極

疏言子孫相生世世無極天地人物悉皆  
無原無有之時也可乎言不可也

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

註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夫生者生此死  
也

不以死死

註生者亦獨化而生耳

疏已止也未無也夫聚散死生皆獨化日  
新未嘗假賴豈相待故不用生生此死  
不用死死此生冉求未對之間仲尼止令

無應理盡於此更何所言也

死生有待邪

註獨化而足

皆有所一體

註死與生各自成一體

疏死獨化也豈更成一物哉死既不待於生故知生亦不待於死死生聚散各自成一體耳故無所因待也

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

註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陰陽者即所謂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為先之自然而自然即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為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無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

疏夫能物於物者非物也故非物則無先後物出則是物復不得有先於此物者何以知其然邪謂其猶是物故也以此推量竟無先物者也然則先物者誰乎哉明物

之自然耳自然則無窮已之時也是知天地萬物自古以固存無未有之時也

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註取於自爾者思流百代而不廢也

疏夫得道聖人慈愛覆育思流百代而無窮止者良由德合天地妙體自然故能虛已於彼忘懷亭毒萬物芻狗蒼生蓋取斯義而然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

疏請夫子言將送也夫聖人如鏡不送不迎顏回問之曰未曉其理故詢諸尼父問其所由

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

註以心順形而形自化

疏古人純樸合道者多故能外形隨物內心凝靜

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

註以心使形

疏內以緣通變化無明外形乖誤不能順

物

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註常無心故一不化一不化乃能與物化者耳

安化安不化

註化與不化皆任彼耳斯無心也

疏安任也夫聖人無心隨物流轉故化與不化斯安任之既無分別曾不槩意也

安與之相靡

註直無心而恣其自化耳非將迎而靡順之

疏靡順也所謂化與不化悉安任者為不忤蒼生更相靡順

必與之莫多

註不將不迎則足而止

疏雖復與物相順而亦不多仁恩各止於分彼我無損

狝韋氏之圍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

註言夫無心而任化乃羣聖之所遊處

疏掃韋軒棟虞舜殷湯周武並是聖明王也言無心順物之道乃是狝草彷徨之苑園軒轅教遊之園圃虞舜養德之宮闈湯武怡神之虛室斯乃羣聖之所遊而處之也

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

註整和也夫儒墨之師天下之難和者而無心者猶故和之而況其凡乎

疏整和也夫儒墨之師更相是非天下之難和者也而聖人君子猶能順而和之況乎今世之人非儒墨之師者也隨而化之不亦宜乎

聖人處物不傷物

註至順也

疏處俗和先利而不害故不傷之也

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

註在我而已  
疏虛舟飄凡大順羣生羣生樂推故處不害也

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

註無心故至順至順故能無所將迎而義冠於將迎也

疏夫唯安任羣品彼我無傷者故能與物交際而明不迎而迎者

山林與泉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

註山林泉壤未善於我而我便樂之此為無故而樂也

樂未畢也哀又繼之

註夫無故而樂亦無故而哀也則凡所樂不足樂凡所哀不足哀也

疏凡情滯執忘生欣惡忽觀高山茂林神泉與壤則欣然歛慕以為快樂而樂情未幾哀又繼之情隨事遷哀樂斯變此乃無故而樂無故而哀是知世之哀樂不足計也

也

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

註不能坐忘自得而為哀樂所寄也

疏逆旅客舍也窮達之來不能禦扞哀樂

之去不能禁止而凡俗之人不閑斯趣譬彼客舍為物所停以妄為真深可悲歎也

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

註知之所遇者即知之知之所不遇者即不知也

知能而不能所不能

註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觀之知與不知能與不能制不出我也當付之自然耳

疏夫智有明闇能有工拙各稟素分不可強為故分之所遇知則知之不遇者不能知也分之所能能則能之性之不能不可能也譬鳥飛魚泳蛛網蟻丸率之自然寧非性也

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

註受生各有分也

疏既非聖人未能智周萬物故知與不知能與不能稟生不同機關各異而流俗之人必固其所不免也

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

疏人之所不免者分外智能之事也而凡鄙之流不能安分故銳意感情務在獨免愚惑之甚深可悲傷

至言去言至為去為

註皆自得也

疏至理之言無言可言故去言也至理之

為無為可為故去為也

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註夫由知而後得者假學者耳故淺也

疏見賢思齊捨已效物假學求理運知訪

道此乃淺近豈曰深知矣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四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五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

疏姓庚桑名楚老君之弟子蓋隱者也役

門人之稱古人事師共其驅使不憚艱危

故稱役也而老君大聖弟子極多門人之

中庚桑楚最勝故稱偏得也

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盡然知者去之其

妾之絜然仁者遠之

註畫然飾知絜然矜仁

疏畏壘山名在魯國僕隸妾接也言人以

仁智為臣妾庚桑子悉棄仁智以接事君

子也楚既幽人寄居山藪情敦素樸心鄙

浮華山旁士女競為臣妾故畫然舒智自

明炫者斥而去之絜然矜仁苟異於物者

令其疏遠

擁腫之與居  
註擁腫朴也

執掌之為使

註執掌自得

疏擁腫執掌皆淳樸自得之貌也斥棄仁

智淡然歸實故淳素之士與其同居率性

之人共其驅使

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

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

註異其棄知而任愚

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

註夫與四時俱者無近功

疏大穰豐也洒微驚貌也居住三年山中

大熟畏壘百姓僉其私道云庚桑子初來

我微驚異本我日計利益不足稱歲計至

功其有餘蓋賢聖之人與四時合度無近

功故日計不足有遠德故歲計有餘三歲

一閏天道小成故居三年而畏壘大穰

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

稷之手

疏庶慕也幾近也尸主也庚桑大賢之士

慕近聖人之德何不相共尊而為君主南